
列宁 毛泽东 鲁迅

杂文欣赏

蒋元明 编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

蒋元明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2 032 1227 3

(京)新登字 103 号

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3.625 字数 337 千字

1992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0

平装定价:7.50 元

ISBN 7-80002-443-1/1·136

欣赏文章执笔者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荆	申	玉彪	刘	玉凯	李	庚辰
沈	栖	尚	弓	官	伟勋	胡	文龙
秦	珪	徐	兆荣	涂	光晋	黄	建国
程	晓鸿	傅	勇	雷	克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列宁杂文欣赏

对华战争.....	(7)
评《自由》杂志	(15)
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18)
社会民主主义的宝贝儿	(22)
俄国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	(24)
飞黄腾达之路	(28)
欧仁·鲍狄埃	(32)
俄罗斯人和黑人	(36)
一个发现	(39)
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	(42)
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亚洲人	(45)
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	(49)
亚洲的觉醒	(53)
为“人民”供应廉价肉	(56)
国际反对卖淫第五次代表大会	(60)
文明的野蛮	(63)
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	(66)
资本家的无耻谎言	(70)
士兵和土地	(73)
用圣像对付大炮,用空谈对付资本.....	(76)

愚蠢的幸灾乐祸	(79)
部长的腔调	(82)
他们在寻找拿破仑	(84)
资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谎话	(87)
谈谈实质性论战的好处	(90)
轻信의 流行病	(92)
天上的仙鹤,还是手中的山雀?	(96)
论疥疮	(98)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04)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序言	(110)
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	(112)
一本有才气的书	(115)
政论家札记	(118)

毛泽东杂文欣赏

致邵力子	(127)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31)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137)
反对自由主义	(140)
纪念白求恩	(144)
《农村调查》的序言	(148)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153)
质问国民党	(157)
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166)
评战犯求和	(171)
别了,司徒雷登	(177)
“友谊”,还是侵略?	(187)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二则	(192)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按语

要分析,不要片面性	(196)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201)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206)

鲁迅杂文欣赏

论雷峰塔的倒掉	(213)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17)
论辩的魂灵	(224)
战士和苍蝇	(228)
夏三虫	(231)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34)
一点比喻	(245)
纪念刘和珍君	(250)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257)
答有恒先生	(263)
文学和出汗	(271)
《三闲集》序言	(275)
扁	(283)
太平歌诀	(286)
沉滓的泛起	(289)
“友邦惊诧”论	(294)
好东西歌	(298)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300)
电的利弊	(305)
赌咒	(308)

曲的解放·····	(310)
现代史·····	(314)
中国人的生命圈·····	(317)
文章与题目·····	(320)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324)
二丑艺术·····	(328)
经验·····	(331)
沙·····	(335)
上海的儿童·····	(339)
新秋杂识(三)·····	(342)
小品文的危机·····	(346)
冲·····	(352)
外国也有·····	(356)
捣鬼心传·····	(360)
女人未必多说谎·····	(364)
推己及人·····	(368)
“彻底”的底子·····	(372)
拿来主义·····	(375)
忆刘半农君·····	(380)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386)
拿破仑与隋那·····	(391)
隐士·····	(394)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399)
什么是“讽刺”?·····	(405)
论“人言可畏”·····	(409)
文坛三户·····	(415)
登错的文章·····	(420)
半夏小集·····	(423)

编者的话

列宁、毛泽东、鲁迅的杂文，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可以说是杂文的三座高峰，是杂文爱好者学习的光辉典范。

列宁和毛泽东的杂文，是列宁、毛泽东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读他们的杂文，也是一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鲁迅杂文，更是鲁迅精神的集中体现。

毛主席知识渊博，学究天人，诗、书、文堪称“超一流”。对于杂文，他不但写了超一流的文章，而且还有过专门论述。他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过杂文。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杂文的作用，并且特别称赞了列宁和鲁迅，“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也写得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毛主席对杂文颇为偏爱，他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让他选择职业的话，他想当杂文家，给人民日报写杂文。其实，毛主席和列宁的杂文，在他们浩博的著述中占了相当的比例，只是被他们的宏篇巨著和伟大的历史功绩所遮掩，长期没有引起杂文界的注意罢了。

为了读者方便，我们选编了这部《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其中选了列宁33篇，毛泽东16篇，鲁迅48篇。在有限的容量内，我们遵循了两条原则，一是除了少数脍炙人口的名篇外，一般选短文，一两千字或几百字；二是侧重艺术形式的多姿多彩，各种体裁

样式的都选入,尽可能使读者对他们的杂文艺术有一个全貌性的了解。如果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对杂文,特别是对列宁、毛泽东杂文的学习和研究,那将是我们的荣幸。

鲁迅说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鲁迅书信集》第978页)列宁、毛主席的文章虽然鲜明生动、深入浅出,但未有阅历的人也未必都能全看懂。因为这些文章凝聚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对于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难免没有“生疏”之感。所以,对他们的杂文写一点欣赏文章是必要的。

参加撰写本书欣赏文章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河北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学者和北京、上海的杂文家。他们热情高涨,态度认真,又为三位巨人的人品、文品所倾倒,故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他们的欣赏文章各具特色,不拘一格,本身也有欣赏价值。自然,由于篇幅所限,每篇只能从一个角度或一个侧面去探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介,所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足矣。事实上,撰写列宁、毛主席杂文欣赏文章的作者,是第一批认真的研究者。全面、系统、科学地评价他们的作品,还有待于众多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

列宁杂文选自最新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鲁迅的选自1981年版《鲁迅全集》,毛泽东的除选自《毛泽东选集》外,还有《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书信选集》等正式出版物。注释,基本上保留原注。有的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领导同志和杂文前辈的热情支持和鼓励。

年事已高的胡乔木同志来信说:“我很赞成你编这本书”。上海杂文前辈林放先生也在信中说,“你们编的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又是很有勇气的。诚如来信所说,列、毛不仅是政治、理论的导师,也有很多杂文名篇,足供我们观摩学习。但至今还没有人接触研究他们的杂文问题,有之,当自您编的这本书始,可喜可贺!”广州著

名杂文作家秦牧也在信中说,“出版该书,当然是件好事。”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徐惟诚(余心言)同志一直对本书的编辑工作给予关注。82岁的原中央党校校长、现北京市杂文学会顾问高扬同志,冒着今夏酷暑,逐篇审读了欣赏文章,看得非常仔细认真,不仅把政治关,连文章结构、修辞用语也严格要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特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也紧,本书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导,以便再版时加以完善。

蒋元明

1991年8月22日

•

列宁杂文欣赏

对华战争

(1900年9—10月)

俄国正在结束对华战争。动员了许多军区，耗费了亿万卢布，派遣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仗，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不过，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英勇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负，都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从他们中间抽人到遥远的地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么，社会党人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并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制服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虽然没有宣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因为战争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

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这种掠夺政策通常叫作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宗法式生活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那里销售工业品，牟取重利。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迫使当地居民奋起反抗，或者使他们濒于饿死的境地。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印度土著的抗英起义^[1]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现在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2]。

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议论。如果按照真实情况，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

儿女。这些基督教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俄国专制政府在1900年8月12日致各国的照会中宣称：俄国军队占领牛庄并且开入满洲境内，是临时性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由于必须击退中国叛民的侵略行动”；“绝对不能说明帝国政府有任何背离自己政策的自私计划”。

帝国政府多么可怜啊！它简直像基督教徒那样毫无私心，人们竟冤枉了它，简直太不公平了！几年以前，它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承包人、工程师和军官派到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修筑中东铁路，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10戈比的生活费，难道这就是俄国毫无私心的表现吗？

但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要对中国实行这种疯狂的政策呢？这种政策对谁有利呢？它对一小撮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大享有利，对一小撮为亚洲市场生产商品的厂主有利，对一小撮现在靠紧急军事订货大发横财的承包人有利（有些生产武器、军需品等等的工厂正在拼命地干，并且增雇成百上千的日工）。这种政策对一小撮身居军政要职的贵族有利。他们所以需要冒险政策，是因为借此可以飞黄腾达，建立“战功”而扬名于世。我国政府为了这一小撮资本家和狡猾的官吏的利益，竟然毫不犹豫地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次也和往常一样，表明自己是甘愿对资本家大亨和贵族卑躬屈膝的昏官政府。

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